

歷屆佛教教育研討會

「佛教傳播教育」之回顧與前瞻

郭憐妙

前言

第二屆佛教教育研討會與第三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都曾專題研討過佛教傳播教育之有關問題。關心的學者們也都曾就此貢獻智慧，提出獨到的見解。今進入更爲成長的第四屆，個人以爲對於過去兩屆中曾被大家深切構思所提出的重要見解再做回顧，應該具有深刻的意義。儒家所謂「溫故而知新」。一旦經提出的思想或意見，絕非僅僅爲在會議記錄上或研討專輯中留下一筆，所以此刻願就這些寶貴的見解重述一番，希望它的複述能引出實質的意義，在日後開展佛教傳播教育的行動中產生共鳴。更希望從這些舊日的思想精華裏帶引我們對佛教傳播教育有更深切、更完美的努力與抱負。

一、回顧

人人都肯定「大眾傳播」在今日佛教振興發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也人人都明白，目前佛教在有效的運用傳播媒體與傳播技巧上並不能趕上時代，同時也比西洋宗教顯得遜色。對此缺憾之現實，我們不能不關懷與效力。

袁德星教授（筆名楚戈）在第二屆佛教教育研討會中曾說：「佛教傳到中國後，之所以比在印度還盛行，主要由於中國古代之傳播工具——建築、雕塑、繪畫。如果沒有許多大畫家以佛教繪畫（如寺院壁畫等）傳播佛教的話，相信佛教不可能在古代產生這麼大的力量 and 效果。佛教在唐朝上起那麼大的作用，完全是當時的傳播（指靜態的建築、雕刻、繪畫）。寺院之功能就是整個傳播中心。但近代以來，一般寺院的建築不再看到有大畫家來參加，寺院的繪畫（壁畫）就慢慢落到工匠的手裏。」何以如此？難道是他們不重視佛教藝術嗎？任教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劉作坤先生在探討新聞界不太報導佛教新聞的報告中指出：「並非他們不重視佛教，而是由於他們不了解佛教。」是的，就是「由於他們不了解佛教」。新聞從業者不了解，近代的畫家、藝術家又何嘗了解。既不了解，何來熱忱與與去關懷與參與。

但照理來說，中國人對佛教應該不致於陌生才對。常聽人說，「家家彌陀、戶戶觀音」，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國社會中的家庭，雖多數都燒香拜拜，但對佛教有正確信仰或了解的仍屬少數。這是什麼因素造成的？依個人淺識，佛教在中國，自明清以

後，因種種的因素，為求生存存故，而隱入低階層社會中，成為中下階層者之信仰。至今仍有許多人認為佛教是老弱婦女者的專屬，佛教是迷信的、佛教是落伍的、佛教是消極的等等。其實，佛學本身是一門極高超的哲學、極完好的文學。佛教藝術（如禪畫、佛經變相圖、佛菩薩聖像）更非泛泛可談。試看，隋唐以前之高僧大德，何者不是才學飽滿。而當時之文人雅士，又有那位不精研儒釋之學。所以會成為大多數中下層大眾的信仰，是外在因素的導致，而非釋學之本質僅限於此。今人却因此而不再發覺與明瞭。再加上西洋宗教的傳入，因此才有上面所述「不了解佛教」的普遍現象。

如何令人們能重新認識佛教，進而主動參與或信仰，以求振興佛教，進而安定世界人心之動亂，淨化人類心靈，這是我們目前所努力解決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站在傳播的角度，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學者們在前兩年所提出的見解重點。

（一）由於佛教藝術在輔翼傳播佛教有驚人的功能，因此幾位教授們都很重視的提出他們的看法。

袁德星教授對此提出兩項建議：

1. 佛教成立美術機構、美術學校，乃至美術研究所等，訓練學生創新中國佛教藝術。

確實，去年曾在全省展出的魏晉南北朝石雕特展中所有的佛、菩薩石雕作品，說明過去中國會有極輝煌的佛教藝術歷史，遺留下來的作品震撼古今中外。但近代以來，却鮮有發展。年青一代疏漏於開發自己的文化寶藏。是故袁教授此言概由衷而發。

2. 佛教寺院之建築、雕塑、繪畫主動請大建築師、大畫家來指導。如此方可漸挽「寺院繪畫落入工匠手中」之危。

王士儀教授也認為：「今天傳播佛教新文化的重心在於寺院」。所以誠如袁教授的提議所言，各寺院之建築、雕塑、繪畫，富有靜態傳播的重大功能。應慎重、應開發。主動請藝術家、建築師指導是必須的。

王生善教授對如何恢復佛教文化原本的高層次，主張應該透

過藝術來表達宗教。王教授的高見，令人想起曉雲法師常說：「沒有藝術，宗教會顯得枯燥。沒有宗教，藝術會變得浪漫。」

李志夫教授則認為：「應成立常設『國際佛教文化服務團』，做巡迴世界各地展覽、演出，工作內容是佛教文化的、藝術的、娛樂的及服務的範圍。以達到國際佛教教育傳播的目的。團員則應包涵各國代表，這是一個新穎的構想，若真能實現，相信也可發揮極大的傳播力量。」

姜一涵教授慧眼獨具，提到佛教音樂也是傳播佛教重要的一環。他說：「我們的佛教音樂相當沒落，一般聚會我們拿出來的多半是傳統的，我們應多將傳統音樂再發揮、再新生，拿出音樂的傳播功能。」這點，目前已有部份的法師與音樂界人士正在努力；但須眾志方可成城，少數人的力量究竟有限，造成多數人的參與是絕對必須的。例如直接鼓勵音樂或作曲家的加入，與提倡佛教音樂教育。

（二）欲令佛教國際化，在傳播的條件上，英譯佛經經典、論著是迫在眉梢的，而且不只筆譯，也須要口譯。

陳元音教授說：「佛教根本就是透過翻譯從印度發揚到遠東來的。但大乘佛教並沒有被廣泛地介紹到歐美各國去，其主要的理由很顯然地在中國缺乏譯者及有組織的翻譯事業機構。」因此陳教授主張：

1. 成立龐大的翻譯事業機構，以做有效的推動大量的翻譯工作。

2. 積極培養大量譯者，譯者必須至少具備三個條件：①必須深諳中、英文。②必須具備深厚的佛學造詣與般若智慧。③必須效尤釋迦牟尼佛當年發大願普度眾生的精神發心終生以發揚佛教為己任。

3. 初、高中及大學佛教英文的編輯委員會之成立是刻不容緩的。對於翻譯人才的培養，陳教授與程光裕教授都主張應從初中教育開始。

誠然，推展國際性的佛教，翻譯工作是主要的角色。看，中

國佛教史中，那漢唐時代的龐大譯經組織，在今日看來，竟是蔚為奇觀。足見當今的英譯佛經或論著工作，非常不夠。陳教授是位令人敬佩的發心學者，他以一位資深的英文教授立場，發出感言，提此建議是最貼切不過。也可見我們應當努力的，不只是讓時下的大藝術家或大建築師來主動參予；也應該令語文學家主動協助。或者是直接加入翻譯行列，更或者是貢獻力量，協助培養佛教年青一輩的英譯人才。

(三) 佛教經文的語體化是諸多人士的一致看法。由於中國佛教的經典大多數是隋唐以前翻譯完成的，其中的內容文字皆屬文言，意義艱深不易明白，所以近年來常有人作此建議。姜一涵教授在第二屆會議中即提出「白話經文」的看法，當場得到眾人的認同。相信這是一項國內振興佛教，提倡佛教教育迫切之要務。但不容忽畧，而且應該盡速有計劃、有系統地好好展開。

(四) 宗教具有「教育」與「傳播」兩項本質，任何宗教對此二事缺一不可。「教育」(或言教化)是指教育人心，是依宗教教義與精神發揮；「傳播」則指弘宣教義以達成教化人心之目的。當一個宗教漸漸不振的時候，極大的因素來自兩種可能，一者教義教理之不圓滿，經不起考驗，漸遭淘汰。二者未能有效地發揮傳播功能。若此，盡管有再完好的教義也是枉然。今日佛教在中國，失去隋唐之盛勢，並非佛陀教理之不圓融。而是遠自清明以來在振教宏宣上的障礙與不足。因此近年來，許多有心人士企圖從各方面的努力來重振佛教。曉雲法師帶領華梵佛學研究所師生創辦的「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即是企盼從佛教教育上來振興佛陀教化的行動之一。從教育著手雖是漫長而艱鉅的，却是一根本且徹底之上策。

但在今日大眾傳播高度發展，普遍影響全人類的潮流下，欲倡佛教教育，其所培養的佛教人材與師資，萬不可缺乏對此傳播新知的認知，否則如何面對當今之大眾。所以去年(第三屆)會議有關的報告中，就有如下的幾點見解。

張麗堂教授對於如何面對廣大大眾的需求，提供最佳的佛教傳播教育服務認為：

1. 舉辦訓練營或研習會，培育優秀大專院校的佛教徒，接受大眾傳播教育的理論與實務之訓練，以便擔負導播編寫節目或文字之責。

2. 可舉辦一次意見反映，或民意調查，針對佛教徒的需求，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地區分布等，分別探尋各種意願，然後針對其意願，研究今日佛教傳播教育究竟要如何推廣？要以何者為重？

本人去年亦曾假設參考國內「師範教育制度」來開展「佛教傳播教育」，以使所有佛教教育內容中，同時有基本傳播知識的課程訓練；任何人在受過這種教育之後，不但具有佛學專知，同時擁有起碼的傳播概念，能適當地應用而將佛學、佛法有效地傳播給大眾。

二、展望

任何思想見解的初成都是赤誠的，時間與不斷的努力可令它們更臻於成熟與完美。但最大的致命傷來自於「被人遺忘與忽視」，所以學子的熱切期望是見它茁壯，盼它前導。然而建議的實行仍靠眾緣和合，假藉眾人的力量，付諸行動。能夠收到多少成效則隨順自然，不做強求。因此唯有一心秉持求好、更好、再好的意願，佛教教化普潤人心，人間安享極樂淨土之刻，終將來臨。

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舉辦至今已歷四載。從首屆的初成直到此刻，我們看到它在快速的成長，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如此。證明佛教教育的重要性與推廣的必須性是被國內外學術界與教育界所共同肯定。我們寄望它的繼續發展，為一般教育的缺憾帶來斧正，也為佛教本身及其推廣傳播帶來提升作用。因此「國際佛教教育學會」在這種需要性下，被本所所長曉雲法師構想提出。目前正在籌備成立當中，這是個讓國內外，關懷現代教育之得失與推展佛教教育永久性之機構，亦是現代中國佛教學術創新的工作。希望國際佛教教育研究參加的學者，彼此共同努力，將來能提供世界各國教育研究的參考，這是我們佛教悲懷應有的願心。